

这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当时还算年轻，又第二次失业，想徒步从成都走到拉萨，结果在朋友的竭力阻拦下只走到甘孜州的塔公镇。下面记录的，是从海拔 2500 多米的康定出发，爬上折多山海拔近 4000 米的塔公高原，然后穿越高原到达塔公镇。

## 魂牵梦萦塔公高原

木公

那一片神奇的土地召唤着我！

仿佛多年梦中情人，西风夕照中长发飘散，无言而深情地透射出一种苍凉的期盼。走！徒步走向她的怀抱——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青藏高原。



1997 年 8 月在塔公高原

### 一、走向野人海

野人海，海拔 3800 多米，静卧在折多山白雪之下，林莽与芳草之中，为川西第一大湖，也是我要去的第一站。

黄昏时分，到达康定城外二道桥温泉。到后才得知，这儿只能洗浴不准住宿。它原是川西军阀刘文辉的温泉别墅，现对游人开放。我无路可退，恳请留宿。服务小姐得知我要徒步进山，大惊，慌忙去找经理，大约汇报遇见一个来路不明或神经有病的人。

经理（一个中年女人）匆匆前来，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独自徒步进山。当时我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作者像下简介上有关于我的一点“身份证明”，如“副教授”、“作协会员”等。

“你要体验生活也不是拿生命来体验！”经理说。“你知不知道进山后有一大片无人区？迷了路怎么办？”

在我的坚持和恳求下，可能也看在我愿把我的“大作”送给她的“贿赂”下，女经理破例恩准了我一个房间。

“我已经警告了你，”她离开时说，“有一大片无人区！”



到达康定时在跑马山下留影

夜幕低垂，四野寂静。我环顾温泉别墅飞檐画栋、望着星光月色下蒸腾热泉，不禁想到别墅的主人、那位曾叱咤风云的枭雄。将军战马今何在？任凭你伟烈英豪、万岁龙颜，终究是天地间匆匆过客，唯有这山川永恒，泉水长流。

整栋楼仅我一人居住，山风嗒嗒扑来，窗纸哗哗作响，我有些心悚，无法入眠，恍然忆起武侠小说中蒙面大侠，夜半刺客，月黑星稀之时，飞檐走壁。

次晨8点，我背上行囊，整装出发。行囊里仅在康定买的大面饼就有三个（每个重达两斤）。

步出温泉，发现天低云暗，冷风阵阵。我回首向远方云雾缭绕的跑马山投去一瞥，转身朝西北的群山迈开了大步。

山风携冰凉雨点扑面打来。



在二道桥出发时留影，心里有些忐忑

“高原上千万不能感冒！”在成都出发时朋友一再提醒。我又有些心悚，“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陡然涌上心头。

我一咬牙，提起壮士出征的兴奋与豪情。都说独自进山危险，但我仍坚信自己是条好汉。

走！去追寻那未被“文明”和“骄傲无知的现代人”所污染的天地！

偶尔途经一个村寨，引得藏民翘首观望，也许，在这偏荒之地，他们是第一次见一个“外星人”徒步行走。那默然注目，竟让我有些飘然，渺小的我在苍茫的天地间似乎变得伟岸起来。

近中午时，就着溪水吃了点干粮之后又赶紧上路。不料，遇到一个岔路，往左还是往右？（注：那时还没有GPS，不过即便有，在那偏荒山区，可能也无用，就像我2022年在泰缅金三角地区。）

我犹豫半晌，根据事先查看的地图印象，觉得应当往右。

走了约一个小时，心里越来越发慌，这儿已经是女经理警告我的“无人区”。走错了怎么办？

突然听见前面树丛里有响动，定睛一看，是个藏民。我大喜，赶紧前去问路。看上去他是在山里采药，可惜，他完全不懂汉语。我急中生智，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一个水波荡漾的湖，然后画一个行走的我，一个箭头指向那个荡漾。

这下他明白了，用手指着我来的方向。

我走错了！

这是我当天的第二次紧张：今天我可能走不到野人海了。

山势陡然升高，背囊变得越来越沉重，“伟岸”的感受让位于吁吁的气喘。

斜刺里突然杀出一条黑汉，几步便窜到我身后。我大惊，定神一看，见一位长发垂肩，身挂腰刀，面如古猿的藏族汉子雄纠纠地立于面前。

“干啥？”我喝问，做出一付雄壮相。

他咧嘴一笑，用半通不通的汉语说，这一带没人，要和我结伴而行。我慌忙拒绝。“阶级斗争”弦我一向绷得很紧，何况是在这“无人区”。

黑汉见我不动，便径自如古猿般窜入山林，攀山而去。我松了口气，抹去一头虚汗。

不料，待我沿那条土公路慢慢转上去时，发现黑汉正端坐路中“守株待兔”。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干嘛非要缠着我？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汉子冲我和蔼一笑，非常吃力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大路远，钻小路是捷径。我直盯着他，发现汉子虽然相貌黑黝、长发蓬乱，那双眼睛却是善良和真诚的。以他的文化修养，

绝装不出这份真善。我望了望那长长的曲折山路，内心激烈斗争了几秒钟，决定跟他走。

不料（又是不料），钻入山林，汉子嗖嗖几下便没了踪影。我又是一惊，慌忙从地上拾起一块利石，以防他埋伏在前面密匝的灌木丛中来个“猛虎扑食”。我背包里可是有现金、相机、牛肉干等贵重物品。

山路陡峭，心中紧张，更加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出现了我一直担心的高原反应。

头痛，全身无力！

我卸下背囊，扔掉利石，往地上一滚，心想，此刻纵有利刀，又怎是汉子的对手？

躺在地上，我蓦地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但是，心中似乎反而没有了恐惧。远处传来山泉的叮咚与鸟儿的啁啾。头顶上，山风柔柔吹拂，树枝轻轻摇晃。不禁暗想，若在此长眠，倒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在地上躺了整整近半小时才挣扎起身。

汉子在大路上等我，见我终于钻出，他释然一笑，示意我休息。我低头一看，十指已经缺氧乌紫。

我不敢再钻山林、攀陡坡。汉子便殷殷陪我蹒跚而行，还不时盛来泉水，双手捧到我面前。望着他那虽然黑黝却淳朴的面孔，我蓦地觉得自己荒唐可笑。为什么疑心如此之重，“觉悟”如此之高？是都市里人际间有太多的“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是深受“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影响？其实，汉子不过是想在这荒山野岭帮帮我这个“外星人”而已。看来，都市里那扭曲的心态，不适于这洁净的“无人区”。野人海也许尚有几分未开化的“野味”，但却未受“发达”的污染。



释然后与汉子在路旁合影

近黄昏时，汉子把我带到一个两层木房前。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七色的海子（湖）和一对壮丽的“双乳峰”，因夏季有游客来观赏，这木头房子便成为一个招待所——“七色海招待所”。

我再也走不动了，头痛胸闷，虚汗直流。预计的野人海肯定是望尘莫及了。

汉子与我挥手作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头涌起一阵亲人般的温暖。

在木头搭建的招待所里，我头重脚轻倒在床上，伸手去包中取药（藏药红景天），整整十多分钟，拉不开背包的拉链！那种无力的绝望，真是刻骨的记忆。

高原空气如此清新，怎么氧气这么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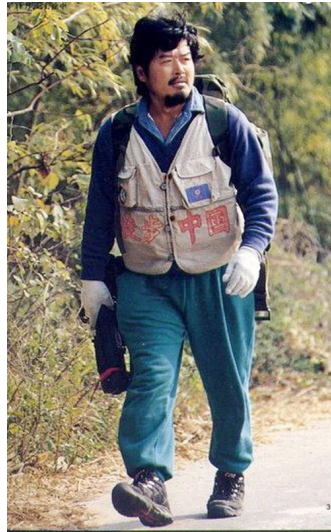
## 二、寂静野人海

睡在床上，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重庆乡音。这儿有重庆人？我挣扎起身。原来是到野人海观光返回的几位重庆老乡——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郑建欧夫妇和他的哥哥嫂嫂。他们听说我徒步进山，很是惊奇，第一句话就是：“你想学余纯顺？”

余纯顺是孤身徒步中国的旅行家，行程达4万多公里，一年前（1996年6月13日）魂断罗布泊。我觉得此话很不吉利，赶紧说：“不是不是。”

不过，郑老师等很佩服我的勇气，盛情邀我一块吃饭。

饭桌上，他们不断往我碗里夹菜，问我孤身徒步进山是为了什么。我说，除了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原始渴求之外，主要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厌倦，对纯朴民情的一种追求。



余纯顺（1951-1996）

他们认为我的举动太冒失、太危险，一再叫我明天同他们一块下山，说已经联系了一部汽车来接。

“你怎么穿越塔公高原？你家人知道吗？”

第二天清晨，郑老师亲自煮了一碗青菜，热了一个罐头，又请我吃饭。今天上午，他们要下山。郑的哥哥因高原反应已是急不可待地要往下走。吃饭时，他们不断让我多吃。“你再往前走可能吃不上热饭菜了，特别是蔬菜。”他们将青菜和肉罐头几乎全让给我，切切深情仿佛父母送远行的孩子。我非常感动，一时不知如何谢好。

上午8点多钟，接他们的车来了。郑老师又一次叫我放弃，同他们下山。

我望着那辆即将通往安全的汽车，又望一眼背后“生死难测”的高山，突然觉得很软弱，真想放弃了。

分别时，我们背映林莽苍天，合影留念。郑老师跨上车前，握住我手，十分不安地说：“你独自上路，多加小心。我们帮不上你了，到成都后我给你夫人打电话，告诉她你至

少到现在是平安的。”望着他们善良真诚的面孔，我找到了那份久违了的、人与人的温暖。

车，消失在林中，我背起行囊，掉头朝山上走去。



分别时，我们背映林莽苍天，合影留念

一路上林木葱郁，山溪清冽。在一块风景如画的开阔地上，分布着两个水温达 70 度和 90 度的热泉。泉边立一石碑，上书，70 度热泉可治眼疾，90 度热泉可治胃病。一位山姑模样的少女正将一篮鸡蛋放入 90 度热泉中沸煮。我接了，一杯 90 度热泉水，凉了半天才能入口。据少女讲，以前这儿的热泉水量很大，不知为何现在水小了。这使我想起逐年下降的九寨沟溪水，想来也是滥伐林木，破坏植被，不懂得保护生态带来的恶果。

紫外线越来越强，脸上一片火辣。我把毛巾浸湿后顶在头上，喘着粗气翻上一个小垭口。

野人海陡然显现在眼前。

它静卧在折多山旁，湖水冰清玉洁，倒映碧蓝如洗的天空和西边绵延雪山。风从湖面吹来，柔和清新。湖畔葱郁苍翠、杳无人迹。空阔寂静里，仿佛只有天籁之音在野人海上空神秘地飘荡。



到达野人海

住宿位于山坡上，离湖面还有约 30 米海拔高度。这区区 30 米高度，竟让我倒在地上死鱼般地喘了两次才走到。此时此刻，我才切身体会到为什么登山勇士往往受困于几米之遥的高度。

住宅是一幢两层楼的木板房，它竟然叫作“野人海宾馆”！一起步，全“宾馆”都能听到隆隆的脚步声。“宾馆”只有一个 20 岁的看门小伙，几间客房的全部陈设是几张旧床和一张木桌。不过，推窗望去，却能饱览湖光山色。我放下行囊，倒头睡去，到夕阳西沉时起床下楼，才发现整个湖区仅我一个游客，整个“宾馆”也只我一个旅客。

“宾馆”的“全权大使”小张正同几名藏族青年包糌粑包子，听说我要徒步穿越塔公高原，他惊奇地望着我。几名藏族汉子在小张翻译了我的意图之后表示愿意提供有偿带路，并负责路上的食宿。

“你如果不跟他们走你是走不出塔公高原的。”小张说。

晚上没有电，我索性吹灭蜡烛，步出“宾馆”，下到湖边。

四周寂静得有些森然，夜风却吹拂得十分温柔。山岩沉默凝香，湖水微泛白光。淡淡的月色从厚厚的云层中探出，天地间弥漫着一种凄清的美。凝目月色下的湖光山色，倏地想起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狄安娜亲临拉特莫斯山，亲吻牧羊少年恩底弥翁的故事。心中细细密密荡起柔美涟漪，一层层铺展开去。

我沿着湖畔漫步，只有朦胧的身影相随。野人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不是远古时此处有野人栖生？此时，我不担心黑林中窜出长毛野人，亦不害怕湖水中跃起狰狞水怪，只遗憾夜风起处，不见金钗蟋蟀，狐狸成精……



狄安娜与恩底弥翁（英）波因特作

我一声长叹，自觉好笑。原本立意孤身来此净界觅寻生命的另一种境界和感悟，可潜意识里，又时刻在渴求《仲夏

夜之梦》的浪漫风情。看来，我这辈子终难超凡脱俗，炼成正果。

第二天一早醒来，觉得头胀胸闷，四肢无力。挣扎坐起，一阵心跳气喘，一摸额头，有些发烫，心中十分着慌。想起七色海招待员说过，半月前有游人因高原反应魂断野人海，我慌忙伸手去行囊中摸药。

（我后来分析，出现这种症状是因为头天晚上吹了那“温柔的夜风”。所以，高原上，千万不要认为风不凉就掉以轻心，尤其是夜晚。）

几粒药下肚后，信心仍在摇晃。前方山上，云雾缭绕，是我今天预计要去的塔公高原，那几天荒地远，游人踪绝；而身后大路，坦坦荡荡，通向“文明”社会，意味着安全、舒适。

进，还是退？

昨天约好的几位藏族牧民牵马来了。我请他们等几个小时，如果到上午11点我还不行就只有放弃。

躺了两个多小时后，觉得好些了，便决定出发。

我头晕目眩翻身上马（这就不是徒步了，可没走多远就得下马爬山），一阵清凉山风吹来，莽苍的群山在旋转。

“宾馆”唯一的招待员小张送我出门，挥手叫着“得莫”（当地藏语“再见”）。

我在马背上回首，挥手间似乎割断了与“文明社会”的最后一丝联系，唯一会说汉语的小张也“得莫”了。



位于折多雪山的塔公高原

山势渐高，野人海远远退到身下。眼前已经无路，举目皆是乱石荒草，我只得下马步行，抓住马尾向上攀援。几位藏族汉子挥刀舞袖，攀越蹦跳，叽里咕噜说着我听不懂的“外语”。我蓦地生出一种单枪匹马孤身独闯“印第安部落”的兴奋与惶然。

当年王昭君怀抱琵琶，告别十里长亭，面迎西北寒风时，心里有何感受？塞外风雪，乡关万里，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

唯有几根琴弦，伴一颗芳心，英勇还是悲壮？

科学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变得越来越依赖技术与物质，自身适应大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弱，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亦然。纵然在电视机旁渴慕关山风月，大漠孤烟，但又离不开汽车空调，忍不得饥寒寂寞。当年昭君若回首，会不会瞧不起我等头脑复杂，四肢软弱的现代人？

夕阳从厚厚的云层挣出，余晖将雪峰染成灿烂金黄，远处半山腰上，遥遥一缕黄昏的炊烟，从一朵雪白的帐包中袅袅升起。

哦，诱人的塔公高原！

### 三、自然的臣民

一只硕大的如狮子般模样的狗倏地从灌木丛中杀出，猛虎下山般朝我扑来。我大惊失色，这厮估计从未见过我这身装扮的“老外”，自然凶狠万分。危急中，帐包里奔出一位少女，连声吆喝，并稳准狠地掷去一块石头。“狮子狗”汪汪几声掩尾而去，算是让美女救了英雄。

我定神一看，夕阳金辉中的少女，披一身霞光，映荒裸山峰，立于碧草蓝天之间，浑身透射出青春的勃勃生机，好一道绝美的风景！

钻入帐包，一行人席地而坐，少女将碗——分发，给我时，特地用袖子擦了一下，算是对我“讲文明、爱卫生”的城里人的尊重。

酥油茶我一饮而尽，但将青稞面倾入油茶中边捏边舔我却有些嘀咕。我这双手爬山越岭早已变得五彩缤纷，实在不忍直接舔食。带路的几条汉子以身作则，一双双黑手舔得十分香甜。男女老幼均拿眼盯着我，我一咬牙，如法炮制。四周爆发出大自然中最自然的笑容。



听说要照像，少女和另一位姑娘慌忙翻寻出一堆五颜六

色的佩饰，细细地往身上束挂，然后压抑不住兴奋与羞涩站到镜头前。我细细调焦，暗暗叫绝。川康藏族姑娘，无需浓施粉黛，细描朱唇，略一装扮，芳草蓝天里，便是一抹绚丽亮色。可她们怎么知道一定能看到自己的玉照呢？我可能不寄或根本无法邮寄。她们忙碌一通，完全有可能是为我的影集作嫁衣裳。

牦牛归来，夜幕低垂。高原夜风刮来阵阵寒气。举目不见半点灯火，旷野笼罩着无边寂静。

突然，几位藏民（包括一位少年）握刀提枪匆匆朝山上走去。我半天才弄懂，原来是丢了几头牦牛，要连夜去寻找。我望了一眼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打了一个寒噤，我的天！若是我，如此暗夜，不摔个粉身碎骨定是跌得鼻青脸肿。看来，大自然中，我已萎缩退化，他们，才是立于天地间的臣民。



高原夜寒，因此帐篷一半辟作小牦牛的卧室，另一半则是男女混杂的住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牛粪与酥油的混合气味。他们将几个马鞍一一排开，再搬来几块石头，上面铺上两条毡子，算是为我这个客人搭了张床。他们则直接睡在铺了毡子的草地上。

我合衣躺在“床”上，身旁杂草丛丛，牛粪斑斑。身下自然是凸凹不平，不知半夜翻身，是否会滚下“床”去，碰醒少女少男香甜幽梦。

油灯吹灭，地暗天昏，壮男少女共居一室。不过此处山高，“皇帝”遥远，不用担心“制服”夜半巡查，“文明”义愤填膺。少女在咫尺间自如地呼吸，夜风在帐包外肆意地挑逗。我丝丝吐出纷杂的思绪，压下“梦里挑灯看剑”的渴望，一任马鞍上的身躯，睡梦里驰骋万里。

#### 四、和谐大家庭

游牧民逐水草而迁，因此，不时都在搬家。所谓的“家”，

无非是一顶帐篷、一个大平锅、几个碗、几包衣服等和一个小木柜。高原游牧民，不可能有一个我们汉人概念中的家。

家虽简单，搬迁却艰辛。名曰草原的塔公地区实则山多石乱，不少地方十分陡斜。自由散漫惯了的牦牛一路上不听吆喝，四处乱跑。其中一头壮牛甚至发疯般地朝一个山沟狂奔，几位牧民花了一个多小时，累得满头大汗才将它拦回。



家虽简单，搬迁却艰辛

这期间，剩下我一个人和那狮子狗照看大队牦牛。爬上山坡，我翻身上马，在马背上望着行进中浩浩荡荡的牛群和辽阔起伏的草原，心中涌起一种豪壮奔放的激情和自由浪漫的喜悦——既有如拿破仑率领千军万马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伟岸豪迈，又有挣脱钢筋水泥的压迫后，在大自然中自由吐纳的喜悦。

经过大半天的爬山涉水，我们来到一块水草繁盛的坡地。这儿紧靠折多山峰，海拔4000多米，皑皑白雪与荒裸岩石历历在目。可足下的草地却野花烂漫，色彩绚丽。高原的风，徐徐吹来，花草摇曳，令人心旷神怡。

几位牧民围追堵截，将牦牛赶到一块，从其背上卸下帐篷行囊。不料，帐篷尚未支好，老天突然翻脸，黄豆大小的冰雹劈头打来。没料到高原八月，竟然还有冰雹。茫茫天地间，找不到任何避护处，我只得赶紧将外衣脱下罩在头上。在噼里啪啦的砸打声中，体验到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几位牧民却全然不顾，齐心协力支搭帐篷。那鲜艳的少女也同男子汉一样战天斗地，毫无惧色。我落汤鸡般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吸着稀薄的氧气。此时此刻，什么丰富的思想，高深的文化，都被冰雹砸打得干干净净，只觉得相形之下，自己是个低能的弱者。

帐包支好后，一位年长的牧民首先将那唯一的小木柜平平稳稳地置在“屋”上方，再恭恭敬敬地放上活佛像、一条哈达和几个点油灯的金杯。他那虔诚使我很感动，在这远离

人群的高山原野，他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柱也许就全在那个小小的木柜中。

少女在“屋”中央切割下一块带着半尺泥土的草皮，移到上方算是桌子，剩下的坑便是煮饭的灶。几个小碗搁到“桌”上，顷即半掩于茂盛的青草之中。吃的仍然是糌粑。我很想洗个手，也将旅行了一天的碗洗一下，但溪沟较远，我不好意思单独跑出去“讲文明”，只好入乡随俗，同他们一道将手和碗舔得干干净净。



在青草丛生的帐包里

明天，我将离开他们，走完剩下的路，今晚，就是“最后的晚餐”了。主人为了给我饯行（也许是见我这几天糌粑吃得“斯文”），便特地下了一锅大米。炊烟升腾，烟灰弥漫。在这远离城镇的高原深处，我知道大米的价值。

菜是绝无的。主人用手抠出一块酥油压在饭中当菜。那酥油经过几天的旅行，浑身上下早已粘满各种物质，这景观我白天已看得明白，此刻，昏暗灯下我只当不知。碗，是上顿舔得干干净净的，也无需洗，只是我不知我捧的这个碗，是不是我上顿饭时舔的那只。

一位小伙顺手从地上折断一灌木枝插入我饭中作筷子。少女见那“筷子”不太圆直，就另选了一根优秀一点的替换。

米饭是夹生的，这本是高原特色，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只是那冷冷的酥油在热热的米饭中升腾出一股气味，使我难以下咽。待我艰难地吃完那碗酥油夹生饭时，发现他们早已狼吞虎咽地吞了三、四碗“大米佳肴”。



吃酥油夹生饭

我蓦地生出万分感慨，从他们“战天斗地”的辛劳、“从一而终”的食物，想到我等出门车船的潇洒，色彩缤纷的佳肴……

我奉上这几天应付的费用，他们平均分配了，没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语言不通，我一直未能弄清他们彼此的关系，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准确。从分住不同帐篷，拥有各自牦牛来看，他们绝不是一家人。但他们干活不分你我，吃喝常常共享，彼此间不见丝毫争吵，仿佛又是一个亲密和相互庇护的大家庭。



我不禁想到：藏民在物质上确实贫穷落后，但它拥有的（可能也是在衰弱的）精神文明，却是我们这个世界值得珍视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不少东西，与当今最现代的文明理念不约而同。例如其提倡的和平、慈悲、忍耐、知足的精神，以及“不杀生”的佛教教义，都和现代世界的和平理念、生态平衡、动物保护相会相通。与弱肉强食的现代功利主义相比，它们体现更符合天理、人性的本质。

饭后，我走出帐篷，骤见头顶上星光万点，璀璨夺目。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星星密密麻麻交织组合，拼成一幅绚丽灿烂的图画，幽远深邃而又似乎近在咫尺。

原来我们还拥有如此美丽、如此博大、如此奇妙、如此和谐的星空！

难怪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牛顿和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最终也发出一声感叹：一定有一个上帝，将宇宙万物安排组合得如此美妙而和谐！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如此壮观辽阔美丽灿烂的星空。我又惊又喜，索性返回帐篷拖出一条毛毡，不顾高原夜寒，躺在草地上凝目那浩渺的苍穹。

凝神良久，突然觉得身下的地球非常渺小，非常孤独，在这茫茫宇宙、迢迢时空中，尽管这颗骄子因拥有了一群“万物之灵”而独行傲立，但它终究是无际宇宙、亿万成员中微小的一粒。

我们该不时抬头仰望星空，让心灵从厚重的物质王国里飘升吧，也许，会感受到另一种境界的美丽和另一种人生的超脱。

夜空中，亿万群星在各自的轨道和位置上熠熠闪烁，美丽、安详、又和谐。

（后来，我在讲《西方文化概论》课时，从仰望星空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讲到了我在塔公高原仰望星空时的感受。）



暮色中与藏民和牦牛

## 五、卷毛狮子狗

清晨，走出帐篷，一道霞光扑面而来，篷顶的冰霜折射出晶晶闪烁。几朵纤云，通体粉红，依依地绕着折多山雪峰，显出柔情万种。

同吃同住同行四天的牧民朋友在帐篷外一字排开，为我送行。

我说不出感激与告辞的语言（他们也听不懂），便一一与他们拥抱辞别。那位少年的眼睛湿润了，大家默默无语。那一刻，虽然语言不通，却有一种质朴而浓郁的情感，在心灵之间交流。



眼睛湿润的就是这位一路相伴的少年

（下面是野人海）

他们找了一位 18 岁左右，会说几句简单汉语的藏族小伙给我当向导（后来发现他的“汉语”我很难听懂）。今天，我要跟他穿越剩下约 100 里的塔公高原。

我们一路向西，爬山涉水，一气走出 20 多里，沿途不见半点人烟。向导不时放声歌唱，声音高昂奔放。此时，我

突然领悟了藏民们为什么喜欢唱歌，歌声为什么那么辽阔奔放。在这天苍野茫难见人迹的土地上，歌声可以驱除孤寂、抚慰灵魂。

我也试图唱首汉语歌，以伴他的歌声。不料，刚一出口，便觉轻飘无力，那音符在这辽阔苍茫的原野里显得非常苍白。

突然向导大叫：“鬼罗了！鬼罗了！”我大惊，回头一看，原来是“狗来了”。只见一条黑狗，在乱石草丛中奔跑跳跃，直奔我们而来。

是它，卷毛狮子狗！

转眼间它跑到我脚下，喘着粗气盯着我，又圆又黑的眼睛满含兴奋与恳求。

“回去！”向导大声叱喝。今天要走近100里路，怎能要它跟着。我拍拍它的头，又指指来路。它蜷缩在地上，呜呜低叫，一副委屈孩子相，全无初见时那猛虎下山的雄威。

我们丢下它匆匆赶路，一气又走出了10多里，回头不见它的踪影，想它已经回去了。

爬上一个陡斜的高坡，眼前是一片野花繁盛的草原。极目四眺，天地空阔明净，世界玉洁冰清。一阵凉爽的山风吹来，萋萋芳草柔柔波动，一浪一浪柔情四溢地涌向天边。

在这远离“文明”的天地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路爬山涉水所追求的那种境界——一种超脱物质羁绊的纯精神美感。



突然，在那草天相连的地方，一个黑色的小不点如跳跃流动的音符，孤独而迅疾地闯入视线。在这寂静世界里，苍茫天穹下，那跃动的生命显得那样孤单弱小，但又那样活泼顽强。

卷毛狮子狗，它到底又追来了！

由于与牧民语言不通而又闲暇无聊，这几天我不时跟它

亲热，抚摸它，喂它面饼。它长这么大可能还从未得到过这般陪伴与抚爱，便认定我值得信赖。

这也许就是它不惜爬山涉水、忍饥受累跟我走的原因。

可它却再不来到身旁，只远远地与我保持一公里多距离。

下午一点多钟，我掏出最后一把牛肉干，与向导就着溪水当午饭。我很想分给它几根，但四下不见踪影。

日头偏西，终于走到塔公镇。

上公路时，我回头向身后的山上望去。在那儿！它高高地立在一块岩石上，背映一轮夕阳、满天晚霞。它一动不动俯视着我，雕成一幅塑像般的风景，风景般的塑像。

我拼命挥手呼唤，它仍一动不动。向导解释说，这鬼（狗）不会下来，因为它从未到过集镇，从未见过汽车。

“那它怎么回去？近100里路，会丢吗？”

“会丢的。”向导无所谓地说，狗不是他的。此刻他早已为商店里的五颜六色所吸引，正兴奋地盘算着享受“城市”的黄昏与夜晚。

汽车来了，向导催我快上车，我匆匆同他告别，跨上车向山下飞驶而去。出镇时，我向那山上投去最后一瞥。

“塑像”仍在夕晖中痴痴呆立。

我心中陡然一热，仿佛将初恋情人遗弃荒原，任凭她长泪迎风。

当天夜里，当我躺在安全舒适的床上时，那黑色的跃动的音符和痴立的塑像幽灵般地缠绕着我。

此时此刻，流浪在寒冷黑夜里的狮子狗一定想不通，曾给它这般温情和爱抚的两脚动物怎么像条“势利的狗”呢？需要时他顺毛抚摸，不需时甩手就走。我可是如此信赖他，忠心耿耿、忍饥挨饿地跟他走了近100里呀！

我披衣走到窗前，默然面对沉寂的高原群山。

一轮孤冷寒月，正洒下惨白清辉。

此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天津文学》1998年第10期；《重庆与世界》2000年第2期；《重庆商报》连载。

补记：从塔公高原回来后不久，我又流浪到大理苍山脚下……27年后（2024年4月）我再次来到塔公镇。举目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似乎也没了当年的感觉。穿镇而过时，唯有淡淡感伤——对那高原的牧民和流逝的岁月。